在「先憂後樂坊」前

沈鴻鑫

文化縱橫

最近去蘇州踏青，專程到天平山去瞻仰「先憂後樂坊」。這座四柱的石牌坊建在天平山麓，是爲了紀念先賢范仲淹而築的。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良運動的領袖，官至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其時正值內憂外患，矛盾四伏之際，他多次向皇帝奏議、條陳，力主改革，還親自率兵出征，屢建戰功，但多次遭受朝廷貶謫。范仲淹無論在怎樣的處境下，始終對上忠於朝廷，對下愛護黎民百姓。他在《岳陽樓記》一文中寫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而且他一生以自己的行動踐行着這一人生宣言。

據傳，以前的天平山的石頭都是朝下生的，風水先生說，這是一塊絕地，誰家在此墓葬，必定不吉不利，可是范仲淹偏偏把高祖麗水公葬在這裡。那天夜裡，電閃雷鳴，風雨大作，一聲巨響，整個天平山翻了個個，所有向下生的石頭，全都直立向上，就像古代官員上朝時手執的朝笏，所以叫做「萬笏朝天」，而這樣，山頂變得平坦如削，故稱天平山。范仲淹回到蘇州做地方官時，他在南園買了一塊閑地，打算在此建造私宅。風水先生說，這是一塊寶地，乃臥龍潛伏之所，在此建屋，日後子孫必定科甲不斷。范仲淹聽後，隨即改變主意，在這裡興建了蘇州府學和文廟，希望能爲朝廷培育出更多的有用之材，現在文廟還保存無損。一個人能說出一句警策之語，當然不易，但能以自己的行動踐行自己的話，那更可貴。所以歷代民衆非常崇敬范仲淹，早在明嘉靖四十四年，在蘇州城內的范莊前就建造了一座石牌坊，四柱五樓，雕刻精良，坊額鐫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人們稱之爲「先憂後樂坊」。「十年浩劫」中，石坊被毀。一九八九年九月，蘇州市在隆重紀念范仲淹誕生一千周年之際，特地在天平山山麓重建了一座四柱白石牌坊，坊額上也鐫刻范仲淹「先憂後樂」的名句。現在范仲淹的後裔遍布內地和台灣，一九九〇年一月，在台北新公園又樹立起一座從內地運去的用名石鐫刻的范仲淹紀念碑。可見范仲淹的精神永遠活在炎黃子孫的心裡。

那天上午我到天平山後，就去瞻仰「先憂後樂坊」，沒一會兒，只見來了一大群莘莘學子，他們高舉着鮮紅的旗幟，在「先憂後樂坊」下聚集。原來他們是江蘇省蘇州中學的學生，來此一方面緬懷先賢，並在此舉行二〇〇九屆成人宣誓儀式。我饒有興致地目睹了這一儀式。當他們齊聲誦讀「先憂後樂，胸懷天下」的誓言時，我深深地爲范仲淹這位偉人的人格魅力所震撼，同時我欣慰地感覺到歷史與現實在這裡自然地銜接和承續。

打金傘的詩人

許定銘

讀書會

我第一次讀到蘇金傘（一九〇六至一九九七）的詩就愛上了詩人這個筆名，打「金傘」要比「雨巷詩人」打的油紙傘豪華得多，但，這柄金傘能不能擋得住一九四〇年代的暴雨狂風？

原名蘇鶴田的蘇金傘是河南睢縣人，曾就讀於河南第一師範學校。他很早就開始寫詩，曾在《現代》、《七月》及《詩創造》上發表詩作，但卻不屬於任何詩派，建國前出過詩集《地層下》（上海星群出版公司，一九四七）和《窗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九）。

《窗外》收詩作十六首，大致可分爲個人心境的抒發和對社會環境的不滿兩類；前者的代表爲《徘徊》和《鵝》，詩人一直覺得自己懷才不遇，鬱鬱不得志，只能像一株開在山凹裡的小花，／永遠滿足於：／早晨的一點露珠，／午間從樹葉間漏下的一滴光，／晚上一場蟲聲不擾的夢。

於是想到要像天鵝般飛走，尋找理想的國度。後者寫得較好的是《我家的頭髮》和《你走了》，用家中三代人頭髮的轉變和摯友的離去，控訴舊社會對貧民的欺壓。

蘇金傘的詩具有沉實的內涵和濃郁的生活氣息，樸實自然中流露詩人獨特的藝術氣質，很受年輕人的歡迎。

新華門外清眞寺

許揚

繽紛華夏

爲迎接國慶六十周年而進行的北京長安街改造、擴建工程正在緊鑼密鼓地開展。其中的西長安街拓寬工程將使中南海新華門對面的東安福胡同不復存在。

東安福胡同裡，曾有一座清眞寺。目前僅存一拱雕刻着精美纏枝花卉的石券門，石券門爲清眞寺的南門遺存。

清朝，新疆發生回部叛亂，清軍平息了這場叛亂，協助平定叛亂的八位維吾爾族民族首領和宗教領袖帶領的少數民族部衆，被下詔賜爵封居，妥善安置，史稱「八爵進京」。這些維吾爾人還被編入八旗，成爲京城一支特殊的旗人穆斯林群體，其最初的安置地正是如今東安福胡同一帶，稱爲「回回營」。這座僅存石券門、石碑的清眞寺，就是乾隆皇帝爲他們興建的。

乾隆曾下令：「令西域回部移住長安街，並建禮拜祠與樓相對。」當時這裡住有百餘戶回民，並建了一座「普寧清眞寺」。

建造這處清眞寺，乾隆皇帝可謂用心良苦。清眞寺位處要衝，緊鄰皇宮禁苑，「回人亦吾人也」，乾隆在求同存異、尊重習俗、包容信仰方面的大氣，清眞寺當屬一例。清眞寺一年建成，既具「近日之榮，兼擅土風之美」，佔地二十五畝有餘，內外遍植柏柳，幽靜莊嚴。

這座清眞寺曾被誤傳爲「香妃寺」，說的是爲解香妃思鄉之苦，乾隆建寶月樓，設回回營，築禮拜寺，營造出一派回部風情。考之歷史，寺雖不宜稱爲「香妃寺」，但回回營、寶月樓確是同容妃有關，因爲營中居者多是其族人。

有關容妃的傳說很多，說她遍體生香，因此叫做「香妃」。據《清史稿・后妃傳》記載：「高宗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紮麥女，初入宮號貴人，累進妃」。乾隆皇帝鑒於容妃家族在平息叛亂中有功，而將之召入北京，封官賜爵，容妃隨同來到北京。容妃被納入宮中，初封爲貴人，後冊封爲貴妃，受到乾隆的「恩寵」，曾跟隨他東巡。但這位妃子在宮中一直思念她的家鄉——新疆。乾隆爲了安慰她的思鄉之情，在南海的南端太液池畔建了一座明樓，取名「寶月樓」。

但是，這座清眞寺卻在袁世凱當政時毀於一旦。袁世凱迷信風水，他以中南海爲總統府後，於一九一三年將寶月樓拆改爲新華門。又信清眞寺壞其風水，便以拓修新路爲名，將清眞寺拆毀，還在新華門對面建起一溜灰色花牆，以遮擋路南外國兵營及破舊民舍，將清眞寺正門徹底封死。

姬別霸王

劉陽

文化什錦

電影《霸王別姬》的結尾處理得好。我看了十遍。程蝶衣張國榮橫劍一刎，他師哥段小樓驚呼熱中腸：一高聲「蝶衣」，繼而一輕聲，小名，「小豆子」——戛然劇終。

陳凱歌是在告訴我們，戲裡戲外的人生，冥冥中原也相彷彿？

這不，張豐毅演楚霸王，戲台上和虞姬回劍，戲台下的紅顏知己卻是花滿樓那位菊仙姑娘，像鞏俐。自荊軻刺完秦王，好久沒見這對搭檔了。也怪，菊仙一出場，虞姬便老大不耐煩。誰叫他蝶衣是戲魅，戲痴呢，他看不得師哥和女人廝混。無才便是德，那年頭的特色，何況在世人眼裡，你一個唱戲的，不卯足了勁兒練就只能淪爲下品。

風煙俱盡。借影片中袁四爺的話，這齣戲，算得上中國電影裡的國劇精粹。拍得美歸美，卻獨自留給了我某種遺憾，那是一種關於女性的，微妙的，遺憾。

卻說師兄弟倆成名後，有天同去看昔日的科班師傅，很老了。從前的科班，打小起動不動是棍棒齊下的，多少年後你吃上一口好戲飯，對當年這套仍會充滿抹不去的少年記憶。這回，老師傅先來了出倒脫靴，充愣，裝傻，「哎呦呦，是兩位角兒來啦，可怎麼了得呀」，念着做着可就再把臉給一沉，板子一抖，往事千端，親自打起小樓的屁股來；我叫你玩蛐蛐！我叫你當行頭！我叫你不學好！忽而，菊仙撥開晾着的戲服，施施然進來了。銀幕上有分數：「老爺子，這當師哥的糟蹋戲，您活該打他，可這當師弟的這個……請問您，這算什麼？」

邊說邊做個抽大煙的動作。那意思是明顯的。

老爺子大概從沒在教訓徒弟時被女人撞過場。一呆，一笑，可不愧爲老戲骨，眉頭剛一皺便換成了皮笑肉不笑，扶菊仙坐下，恭敬得像李蓮英伺候老佛爺，「您坐好，喝好，瞧好嘍。」

板子落下去虎虎生風。看不過眼，今番是決意要出頭，爲小樓爭口腌臢氣了。菊仙兀自話裡有話地數落着。未料得，方才還乖乖地趴在櫈上挨師傅板子、大氣不敢出的段小樓，大喝一聲「菊仙」！隨即提褲了一骨碌，躍起身，衝上去就撾了她個老大耳光。

一面撾，一面嘴裡罵：「老爺們的事，沒你說話的份！」看陣勢，青筋暴豎，若非被人攔着，那簡直就要生生掐死這個命裡的魔星。

值得細嚼慢嚥的戲眼終於出現了。菊仙挨了一大巴掌，欲淚還休，忍住道，「好啊，今兒個你打死我，算你賺了一個，讓你老段家斷子絕孫去罷！」說罷，輕摸着微微腆起的肚子絕塵出去。

沉雄的霸王這才格登了一下，回過神來。他哪裡料想到烏江悲歌、意氣將盡時自己竟然有後了！可惜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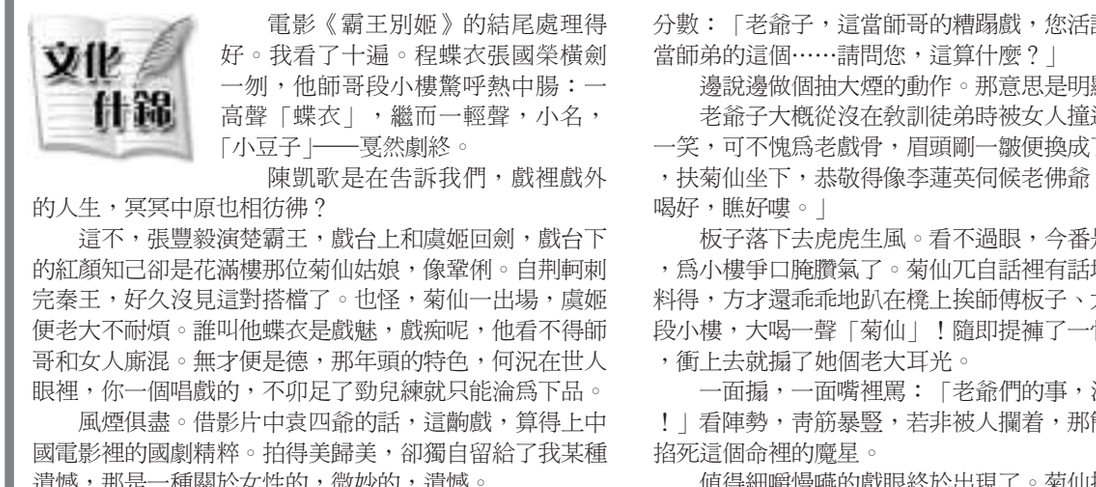
看到這裡，我情不自禁地有些淡淡的失望。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車水馬龍裡，女人再美，也彷彿舊閣樓百寶箱底那件黯淡的輕薄黃衫，更衣對照亦惘然，這是事實。京戲就更是男人的天下，容不得女子來饒舌，這也是事實。問題是，我們今天拍這麼多戲，能不能夠拿藝術的名義來融入今天的思想視角，去有所超越？

有幾回，我看影片看得很心焦。眼瞅着，菊仙剛有那麼些抗爭的火花了，偏又迅速被周圍一幫男人給兜頭澆滅，剩下唯一一句有所保留的理由，則是「讓你老段家斷子絕孫去吧！」看，一個女人反抗男人的資本，僅僅也就是傳宗接代的工具而已。「打我是吧？沒了我，看誰給你生兒子去！」眞是太可憐了。更可憐的是她自己也如斯想當然。我本以爲，這種細部關節的處理，頗看得出導演對現實的超越能力，然而，終究依舊用這麼個紅袖添香的老套殺尾，怎不讓人抱憾呢？

電影是一股流，驅動這股流的卻是人。人的思想，識見，會如鹽水般浸淫於這股流裡，影影綽綽，但總無處不在。我反覆看這部影片，其他都好，唯此點恐不足以全璧。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我們的大導演對女性的認識，以及如何在藝術中超越化處理男尊和女卑，都尚可以驅馳馬一追。

多少年過去了。舞台上的霸王別姬，梅蘭芳，楊小樓，袁世海，音塵不絕，可總像少了點什麼。是因爲虞姬的光彩總被有意無意地掩映於霸王丰姿之下麼？其實，這齣戲的主角又何嘗不是虞姬呢？什麼時候，眞想看一齣更其絕倫的姬別霸王，那一束光筒對準着一個貞如松柏的柔弱女子，虞兮虞兮，移步換形，不變的是苦短生命中更自由的夢。

夢裡一段西皮二黃。虞姬輕掬起霜風裡的一瓣雪，幽幽地出場了。翠袖薄，倚修竹，流波裡訴不盡千秋家國夢，可是顧盼已惘然。看那清秀的五官，俊美的身段，有幾分蝶衣當年的風采。待她一開唱，「漢兵已掠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便滿座爲之泫然。



北京石景山清眞寺（資料圖片）

羊城石門之憶

梁如水

天南地北

廣州又稱羊城，石門在廣州西北郊，是著名的水陸郊遊勝地，自宋以來，「石門返照」便列爲古羊城八景之一。上世紀五十年代，常於假日早晨與友人從西關多寶橋出發，租一小舟——舢舨，由艇家掌舵，經荔灣涌出珠江，沿江上南上十餘里，便抵石門風景區，那裡江面開闊，兩岸石山夾江對峙如門，故名石門（另說因當地石門山與石門村而得名）。

划舟進入石門江面，最先映入眼簾的是矗立江中的一座小型牌坊。一次，出於好奇，要求艇家讓我們划舟穿越牌坊看個究竟，不料他面有難色，婉言拒絕：「不要過去了，那邊從來沒有船艇駛近的。」我們猜想也許艇家害怕驚動江中神靈，對己不利，於是哄他說：「划舟駛過牌坊，就等於人們行大運，或者會給你帶來畢生好運哩。」正好當時天朗氣清，風平浪靜，結果他被我們的「好言」勸服了。小舟駛近牌坊，但見牌坊建於礁石之上，全用石料築成，巋然屹立，橫楣上書「禹門」二字。水下礁石嶙峋，幾乎觸及舟底，我們不敢久留，小心翼翼地划舟穿過「禹門」而去。這趟總算開了眼界，作了一次小小的「探險」，內心興奮之餘，就目之所見，心之所感，湊成小詩一首：「禹門屹立砥中流，水榭臨風釣浦幽；最是神馳天海闊，朝陽輕灑逐飛舟。」事後聽長者說，礁石原是江底石脈，對往來船隻會構成危險，於是建禹門石牌坊作標誌，提醒航經者注意，避免駛近觸礁；同時該石牌坊亦巧妙地成爲石門江中一景，這充分顯示前人的智慧。

石門江岸景區著名古迹首推明萬曆二十二年（公元一五九四年）豎立的「貪泉碑」。貪泉的故事，許多廣州市民已耳熟能詳，最令人讚賞的是碑首刻有晉廣州刺史吳隱之的「反貪詩」：「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縱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今天讀來，仍擲地有聲，我們需要的正是這樣清廉爲民的好官。

貪泉碑附近，還有紅棉水榭、釣魚台等臨江建築與休憩地方，面對水光山色，花木扶疏，環境優美，景色宜人，流連其間，頗得自然野趣。釣魚台旁有短石柱刻了「誰羨臨淵歸結網」，語意轉化自古人之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似是勸勉後來者，「誰」要有收穫，就得付諸實際行動，空想是於事無補的，眞個有心人啊！

至於「石門返照」的主要景觀是什麼，直到今天仍衆說紛紜。有說這是指海市蜃樓，相傳廣州及遠至韶關的景物都曾浮現石門江上，蔚爲奇觀。有說這是指江岸倒映，當雨過天青，萬里無雲，旭日東升，景區周遭景物清晰返照江中，形成水中有景，別有一番景致。有言這是指餘暉夕照，當夕陽西下，紅霞滿天，江水金波閃耀，群山熠熠生輝，把整個景區映得通紅，成爲最醉人美景。以上所說，莫衷一是，讓遊人各自觀賞認定好了。

石門的知名度，由來久遠，因此對社會也有一定影響。現今與廣州鄰近的石門中學，創立於一九三二年，是廣東省一級學校，校名即寓意「如石門返照一樣爲世人所熟知，影響遠大」，該校前片碑記亦提及石門之山與石門之水，於此可見一斑。

無字的書

喻麗清

通常，我們說看書，多半是說看那文字組成的書。可是，有些書眞不是文字能寫出來的，譬如美術專集、畫冊、攝影選粹之類，卻少有人談及。

最近我偶爾翻到一本黑白攝影集，書名是《論讀》（On Reading），書裡面是各種各類的人，在各種各類的地方，讀着各種各類的書的各種各類的樣子。所有的色彩只有兩種：黑、白，卻把一個「讀」的世界，「讀」到了不能意想的地步。這本書，眞是比彩色的更其多彩，比許多有字的書更其多姿。

圖書館、校園、街上、樹下，等人、候車的時候，這些平凡人循規蹈矩地「讀」，在這裡統統變成了一種特殊的美麗，要叫人忍不住對「讀」生羨。

歐洲人的讀，日本女尼的讀，教皇在聖堂裡的讀，平民在屋頂陽台上的讀。

老太太老公公讀信，帽檐低低地，信紙皺皺的，不知道讀了幾次，不知道落了淚沒有？

貧民區的孩子，一邊舔着冰淇淋，一邊胡亂往撒滿了報紙垃圾的門階上一坐，隨便就近在身旁亂七八糟的舊報紙堆中撿了張漫畫來讀，一讀就出了神，冰淇淋都化了。

三個衣衫襤褸的孩子，瑟瑟縮縮坐在一堵破牆下，聚精會神共讀着一本書，書攤在中間那個沒鞋穿的孩子的膝頭上，左膝下的褲管破了好大一個洞。——連一個字都沒有，可是那天氣的冷，那由書中取暖的動人，簡直比一首詩有着更多更厚的韻味，還比一則小品更壓縮更精巧，甚至彷彿是一篇無字的小小說。（文字到此竟成無用的東西。）

無字書通常易流於「收集好照片」的毛病。好照片只能帶給人片斷的美，倘使書無內容，一本攝影集就只能止於消遣娛樂的價值了，這是很可惜的。《論讀》這本書，正好指出了一條比較可愛可行的出版道路。因爲內容超越了形式，雖然全書並無一字一句，卻也同樣使人翻閱再三，愛不忍釋，並且像讀了許多，得到了許多的感覺。

一本不用文字全由圖片組成的書，眞像我們生活裡的「沉默的片刻」。有時候，沉默更有勝於千言萬語的魅力。這一類無字的書，豈不也是應當提倡並鼓勵出版的嗎？ （寄自美國）

鎮江一絕：鍋蓋麵

徐永清

飲食男女

民謠曰：「鎮江有三怪，香醋擺不壞，餚肉不當菜，麵條鍋裡煮鍋蓋。」到鎮江旅遊，若是沒有品嘗過這三怪，尤其是鍋蓋麵，那眞叫遺憾。

這麵條鍋裡煮鍋蓋，就是鎮江當地的一道美食——鍋蓋麵。您瞧，在口熱氣騰騰的大鍋裡，待麵湯翻滾之際，投放麵條，加放鍋蓋，用鍋蓋壓着麵條。這講究的是大鍋小蓋。這樣的做法，水氣圓，麵湯還不會溢出；再者煮熟的麵條不黏不硬，不散不亂，還易於成熟入味。待麵湯再度翻滾，用涼水一激，便可取出鍋蓋，撈出麵條。其後再將葷的素的配料放入筲籮，入鍋汆熟，熟後放於麵條之上，隨即加放各種調料。一碗熱氣騰騰，色香誘人的鍋蓋麵便做好了。

鍋蓋麵的特點四個字：筋道、鮮美。這麵條不僅耐嚼，還不費牙。咀嚼之際，您才知道世上有這麼好吃的麵條，口舌的把玩竟這樣的富有情趣，這麼耐人尋味。加之這麵裡有麵條本色的清香，還有股木質鍋蓋淡淡的香氣，再者所有葷的素的配料都在這鍋裡汆燙，各種食材難以言表的，多層次、豐富的鮮與香，全都滲透到這麵條之中。外加五彩繽紛的配料，如同衆星捧月，錦上添花的襯托，使得這碗麵條美上加美，鮮上加鮮。品嘗之際就剩兩個字：讚嘆！

有關鎮江鍋蓋麵的起源，還有個故事。相傳很久以前，山東有對小夫妻，平日非常恩愛，日子過得異樣甜美。惟一不足的是丈夫的腸胃不好，食慾不振。平日丈夫總嫌妻子做的麵條不是過硬，便是偏爛。這讓賢惠的妻子犯了愁腸。妻子總想在麵條上做出文章，嘗試了多次，均未奏效。一次妻子看着竹製的窗簾，靈光一閃，何不借鑒借鑒。於是她找來許多竹篾，將其穿連起來，完全是個小一號的窗簾。其後將揉好的麵團平鋪在竹篾上，隨後找來一根腿粗的竹杠，一端固定在案板，另一端可自由地移動。自己則騎坐在竹杠的另一端，不停地跳壓。如此往復，直到麵皮薄如紙張，再切成細條。在煮麵之際，妻子不愼，將隻湯罐的木蓋碰掉鍋裡，一時並未在意，便讓它和麵條一同煮了。沒想到，這樣煮出的麵條竟然出奇的好吃。不僅鹵汁入味，還筋道耐嚼。一向胃口不好的丈夫食慾大振，不住叫好。從此丈夫的身體也就日漸好轉。此後，鍋蓋麵的製作方法便在民間流傳。其後鍋蓋麵便隨着主人公輾轉來到鎮江，並於此落戶、扎根、光大。

爲使鍋蓋麵盡善盡美，鎮江人可謂是費盡了心機。就其配料（或叫澆頭）而言，那叫豐富。葷的有牛肉、牛肚、牛筋、長魚、排骨、肉絲、精片、肥腸、鵪鶉、雞蛋、鴨血諸多品種；素的有小青菜、青椒絲、芹菜絲、綠豆芽、西紅柿、香菜、木耳、香乾諸等。無論是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裡游的，地裡長的，大凡能吃的動植物，都可用來做配料。

在鎮江開鍋蓋麵的店家都有幾招絕活。我有個一位姓潘的文友，她就開了一個專營鍋蓋麵的小吃店，生意好得是食客如雲。經常是前客還未吃完，後客又來了一幫。她告訴我，就醬油來說係用二十多種配料，花費十多個小時熬煮出來的。因爲頗費工夫，是故每次均要熬煮一百市斤，整整的一大桶，以便不時之需。她還說，這醬油的配料有生薑、老葱、大蒜、蝦子、香葉、草果、桂皮、八角諸等香料，通常秘不示人，加之各家的配伍還不盡相同，可謂是百家百法，百家百味。

徜徉在古城鎮江，無論是繁華的鬧市，還是幽深的古巷，都有鍋蓋麵的攤點。遠遠地便可看見一口口大鍋在冒着騰騰的熱氣，厚實誘人的麵香和輕盈配料的香氣隨風飄蕩。這香引得匆匆的路人不由地放慢了腳步；尤爲那些來鎮江旅遊、或是訪古探幽的人們，不由地滿口生津，幾欲垂涎。於是三步併做兩步，朝着美食目標奔去。